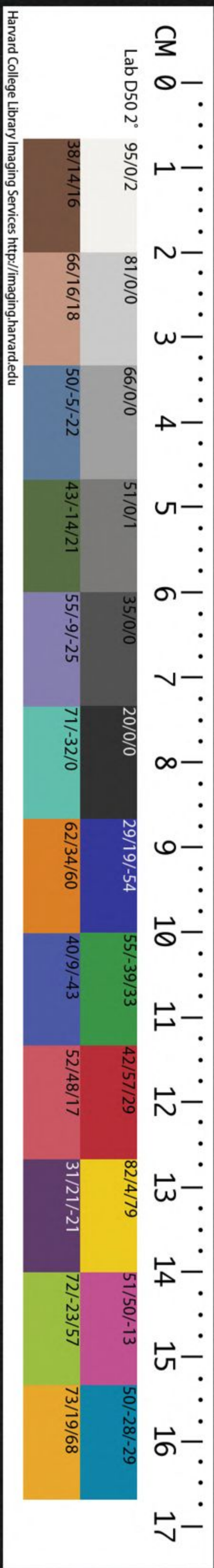


T2516/7928(4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47



卷之
而而而
四三二

宋二

史緯卷一百二

宋書三

列傳

后妃

孝皇蕭太后蘭陵人高祖繼母也上性孝奉太后素謹及卽
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太皇太
后崩年八十一謚曰懿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附
葬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
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今可一遵往式乃
開別壙於興寧陵域內初高祖微時貧甚孝皇之卒葬禮多



史紀 卷之一百二
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附葬故稱后遺令云
武帝胡婕妤淮南人義興初為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
賜死葬丹陽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上尊號
曰章皇太后立廟於京師
文帝袁皇后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
適太祖初拜王妃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外家貧薄后每
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匹後
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欲知信否乃因
潘妃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
見上上每入必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竟憤恚成疾及病

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年三
十六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有曰戒涼
在律抄秋即窆霜夜流唱曉月升魄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
存悼亾感今懷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來芳可述往駕弗援撫存悼亾感今懷
昔八字上所益也詔謚曰元初后生劭詳視之使馳白太祖
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亾家不可舉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後
殿禁之乃止后亾後常有靈應所居徽音殿常閉明帝生母
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賜死從徽音殿前度美人流涕大言
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中諸窻戶應聲豁

八字抵三
十萬否
必齏目射
聲

然大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文帝路淑媛建康人生孝武帝孝武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頗豫政事賜與黃門郎瓊之等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伴瓊之太后弟慶之子也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禮之問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是君何親命焚瓊之所坐牀瓊之以告太后太后大怒泣涕謂帝曰我尚在而人陵我家我死後乞食矣欲臯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見辱乃其宜耳豈可以此加臯僧達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

路太后撫
帝子助
亦事之未
必於者此
段出南史
而宋書不
載但既開
陵毀柩矣
有無亦不
可知

日有司奏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如所奏及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時年五十二祕之喪事如禮上詔曰朕幼集茶蓼夙憑德訓龕疏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晉安王子助未平巫者謂宜開陵毀梓宮以為厭勝泰始四年夏詔有司修復路氏有此手段當學呂雉翻酒壽卮必不肯飲孝武王皇后琅邪人初拜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即位立為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

西郊皇太后觀禮，妃主以下並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年三十八，謚曰文穆。祔葬景寧陵。后父偃，晉丞相，導之後也。偃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偃尚高祖女吳興公主。世祖卽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長子藻，東陽太守。尚太祖臨川公主。性妬，藻愛左右吳崇祖，主讒之前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祖初，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愔妻以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

經美胄，亟有名才。至於王敦懾氣，桓温歛威，眞長佯愚，以兔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冲幾不免於彊鉏。此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禮。非唯交游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舉止未閑，是非言語，謬於虛實。姆妬自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競倡多知。務檢口舌，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

人不聽出
此常情也
進不獲前
以故

史籍 卷之一百二 四
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
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
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
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裙袂
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致斥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以爲急者法急則可
爲緩者師更相扇誘不可貸借雖曰家私有甚王憲發口所
言常同科律王藻戲笑遂爲寃魂褚曖憂憤用致天絕傷理
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允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尙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

以克堪必將淪門豈伊身肯前後嬰此其人甚衆皆患彰遐
邇事隔天朝而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
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以
恩假用是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
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昭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
羣得保含生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窟
海太宗以表徧示諸主於是臨川公主上表曰妾遭逢奇薄
絕於王氏私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熒然假息朝夕情寄
所鍾唯在一子否泰榮枯繫以爲命契濶荼炭特深憐愍實

願申其門，爨還為母子，推遷僂俛，未及自聞，仰揆天旨，或有可尋，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息，許之。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美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及卒，帝思見之，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給韞輅車，虎賁班劍，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悼不已，精神罔罔，政事多廢，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痛哭，不能自反，諷有司奏立別廟，時有巫者能見鬼，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

初貞風不
應其名

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或云貴妃是賈談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此說近之明帝王皇后，諱貞風，琅邪人。初拜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上常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不視，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外舍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語舅謝緯曰：后在家柔弱，不知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

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訓勗始猶見從後狂慝轉甚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羽扇帝嫌其不華欲加醜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年四十四謚曰恭葬以后禮

順帝陳太妃建康人太宗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殺其母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順帝卽位進爲皇太妃禪位去太妃之號

劉穆之

知人

劉穆之字道民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高祖殺柏修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高祖卽馳召之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於是反室壞布囊爲絛往見高祖高祖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湛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須才當無見踰者高祖大笑卽於座受署從平京師諸大處分倉卒立定高祖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

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揚州刺史王謐。卒高祖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穆之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君。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勲。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委體心服。宿定君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以授王謐。事出權宜。豈大計當若此哉。今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再得。公功高勲重。疑

畏交加。將來之危。可不熟念。今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宜加詳擇。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都。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之。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中畫策。穆之性好客。坐中恒滿。故朝野同異。莫不畢知。凡所聞見。雖復親賤。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厚恩。義無隱諱。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與朱齡石。並善尺牘。常於高祖坐。答書。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轉太尉司馬。加丹陽

尹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長民果有異謀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之將軍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耶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高祖還長民伏誅進穆之前將軍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內總朝政外供軍旅賓客輻輳內外諮稟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酬應對悉皆瞻舉事無擁滯裁有閑暇校定墳

穆之之死
天未欲合
南北也

籍性奢豪食必方丈座客數十人未嘗獨餐義熙十三年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欲經畧趙魏聞問驚痛乃馳還彭城表贈司徒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謚曰文宣每日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饑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妻泣謝穆之曰何至此乃名妻兄弟宴飲至醉令左右以金拌貯檳榔一斛遺之元嘉中配食高祖廟庭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焉孫邕嗣爵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患瘡痂落牀上

遷至此

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曰：性之所嗜，靈休瘡未落者，悉褫以飴。邕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常以瘡痂給膳。穆之中子式之，爲宣城淮陰二郡太守，犯賊，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謂從事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耶？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子瑀，性陵物，護前爲始興，王濬南徐州別駕，叅軍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閑事，莫不備說，邁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進射，忽顧左右，索單衣，憤邁問其故，瑀曰：公家人待卿言無不盡，而卿於外宣

洩，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白之。濬大怒，徙邁廣州。元凶弒立，瑀時爲益州刺史，聞問，卽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卽位，召爲御史中丞，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言不可，義宣不聽，以爲丞相，俱至梁山，瑀乘蜀中船舫，潛於洲外，投官軍，旣拜中丞，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考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可謂朝廷無人，遂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篤，聞偃亾，懽躍叫呼而卒。兄子祥，齊建元中

時不曰居
文官處

爲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以聞。齊武衝之，又著連珠十五首，以寄譏議。或以啓齊武，詔御史中丞任遐，發其罪。付廷尉，別勅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萬里思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乃徙廣州。終日縱酒，卒。秀之、穆之從子也。兄欽之爲右軍參軍，隨朱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除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秀之修復之。雍部由是大豐。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凶弒逆，秀之卽日起兵。未至，事平。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

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行橐蕭然。梁州豐富，前後刺史大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以身率下。遠近悅服。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穆之爲丹陽時，與子弟宴聽事上。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試以栗擲柱，若能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秀之獨入焉。遷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涖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邪人。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父珣，晉司徒。

頗好貨貨物取息。珣卒，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徵召皆不就。桓立，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尙居喪，獨於道側拜辭，攀車流涕。論者稱焉。高祖召補諮議參軍，封華容縣侯。遷太尉長史，從北征。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遷尙書僕射。世子左衛率謝靈運，其嬖妾爲軍人桂興所淫，靈運殺興棄屍江中。御史中丞王淮之不彈舉，弘糾劾靈運，淮之治罪。遷江州刺史，入朝，加衛將軍。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

穆之類似
荀彧

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要。徐美之等謀廢少帝，召弘入朝。文帝卽位，以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有曰：本非始謀，又無功效，而僭賞於上，忝竊於下，厚誣當時。永貽口實，微躬所惜。一朝俱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良朋。且凡人之交，尙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請。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見許，進車騎大將軍。帝將誅徐美之等，以弘非首謀，又弟曇首爲上所親，委密使報弘。美之等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尙書。上西征，謝晦、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新戒，憂及社稷。所以僂俛從事。

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寧，便宜遂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復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在。再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及氓庶。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寒天譴，少弭謗讟。時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平陸令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兼言。彭城王宜入輔，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將軍六年，弘復言彭城王宜入輔，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臣忝荷要重，四載於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後。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臣義康

既總百揆，毗贊聖化。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為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臣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食為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乞解分錄。願垂賜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舊制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罪大辟。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又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九年，進位太保。卒，配食武帝廟庭。詔曰：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

不相撫勞
是也人所
應得之官
領選者因
而授之每
加呵譴何
耶

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
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禮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身亾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少
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好蒲戲弘
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自領選將加祿爵於人每呵譴之然後施行若接待欣歡者
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加於人而相撫勞是市恩也
若求者既無以為惠又不借以顏色必成怨府聞者悅服于
錫嗣

史緯卷一百二終

史緯卷一百三

宋書四

列傳

徐羨之

徐羨之東海人為桓修參軍與高祖同府相親結義旗建高
祖版為參軍高祖北伐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穆
之卒高祖以羨之為吏部尚書丹陽尹轉尚書僕射軍人朱
興妻周氏男道扶年三歲得癘病周氏掘地生蕘之正棄市
刑羨之議曰周氏凶忍宜加顯戮然母之即刑罪由於子愚
謂可流之遐裔從之高祖踐祚封南昌公進司空錄尚書事

揚州刺史、羨之起白白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高祖不豫，與尚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太祖卽作，進羨之司徒。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羨之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等謂非宜，復奉詔攝任。三年，正

月詔曰：徐羨之、傅亮、謝晦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結人鬼。于時大事甫爾，慮或難圖，故忍感含哀，懷恥累載。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率六師，誅討罪止。三人餘無所問，遂召羨之。羨之至西門外，謝晦弟暉爲黃門郎，馳報傅亮。亮以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女富陽公主，從誅羨之，嘗行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無後足，曳尾而行，竟以凶終。兄子達之尚武帝女會稽公主，爲彭城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達之姻戚，將

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尅當
 即授荊州於陣為魯軌所殺子湛之拜秘書監公主身居長
 嫡文帝甚重之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
 止臺內總攝六宮武帝微時貧甚嘗伐荻新洲其納布衣襖
 皆敬皇后手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
 不節者可以此示之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相
 附及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將致大辟公主入宮見文帝不
 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號哭謂上曰汝家
 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
 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尋加侍中湛之貴威

堪可云我
 母父恐不
 得云汝父

豪強產業甚厚園池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
 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
 悉以後車載之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和
 之子也並奢豪與湛之以殺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
 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遷丹陽尹范曄等謀反湛
 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所連有司以湛
 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未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
 廷尉上不許湛之上疏請罪上優詔答之出為南兗州刺史
 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
 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

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湛之善尺牘時有釋惠休本姓湯善屬
文辭采綺艷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官揚州從事史
湛之入為丹陽尹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軌子也湛之言
朝廷所獎納不敢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時江
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
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劬賜瘞死而孝武無
寵累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為上所愛鑠妃湛之之
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入朝既至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與
湛之議連日累夕不能決慮有竊聽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
壁檢行劬弒逆之前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

入湛之驚起趣北戶見殺子著作郎聿之亦為劬所殺

傅亮

傅亮咸之孫也宋國建除侍中中書令高祖有受禪意而難
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亂鼎命已移我首唱
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討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
年時衰暮非可久安吾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
功德莫曉其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叩
扉請見曰臣暫宐還都高祖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
自送亮曰須數人便足亮辭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
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以佐命

功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聽於省見客亮總國權每旦神
虎門外車常數百兩二年轉尚書僕射高祖不豫與徐羨之
謝晦並受顧命少帝卽位進尚書令少帝廢亮奉迎太祖立
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
儀甚盛太祖引見亮慟哭哀動左右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
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
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方可誰亮曰晉
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未然太祖登阼加
左光祿大夫進始興郡公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之召亮入見
密有報之者亮遣信報徐羨之因騎馬奔兄廸墓屯騎夜射

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使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
恙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
臣聞命矣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曰
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
賦以寄意自知傾覆求退無由竟及於禍亮等弑君禍可免乎

檀道濟

檀道濟金鄉人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
戍望風降服進尅許昌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
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
歸者甚衆長安旣平以爲征虜將軍封永修縣公丹陽尹高

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爲南兖州刺史。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以爲不可，羨之不納。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旣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旣寢，便睡。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卽位。進武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無所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致討，必

禽之。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高梁亭，魏濟州刺史悉頰庫結邀戰。道濟擊斬之。軍至歷陽，以資運竭，乃還。卒有降魏者，具說糧已罄。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而斬告者，特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坐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全軍而反，名震敵國。魏人圖之以禳鬼，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文帝寢

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不答。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遣還鎮，下船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與子八人並伏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業地震，白毛生。又誅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日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曰：「道濟以累有戰功，

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牧，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之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兄祇爲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城入，大呼，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懼曉必走。」賊聞鼓鳴，以爲曉，奔散，追殺之。從孫珪，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珪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錄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不沾餘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赫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爲？」

落毛身雖孤微累世國士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珪同堂
姑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
地固懸至於昏宦不至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
事爲爾見苦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擬南昌縣爲
史偃所奪二子家世人才有何見勝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
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僧虔乃以爲安成郡丞

謝晦

謝晦陽夏人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
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晦前抱持高祖高祖

怒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
乃止加侍中高祖受命封武昌縣公轉領軍將軍高祖不豫
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卽位加中書令與羨
之亮輔政少帝旣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
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
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建平郡公晦至江陵
深結侍中王華與以免禍二女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
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上欲討晦聲言北伐治舟艦傅
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朝士

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矚、馳使告晦、晦謂不然、以亮書示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作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報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區區所懷、恐不能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精糧給、聊且決戰、死復何晚、又謂承天曰、若後二三日、幼宗無消息、便是不復來耶、承天曰、幼宗本無來理、西討已定、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

發兵、乃立幡戒嚴、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自白、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以弟遜爲竟陵內史、總畱任司馬、周超城守、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旂旗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檄京師、言王弘王曇首等罪、晦至江口、到彥之前、軍蕭欣已到彭城洲、晦司馬庾登之畏懦不敢進、以霖雨爲辭、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強、唯宜速戰、登之使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晦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

史綱 卷之一百三 九
攤楯自衛、旋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攻洲口、柵陷之、彥之
退保隱圻、晦復上表曰、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
經戎旅、與美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
權輿、暨於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
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召臣等同升
御牀、顧命領遺、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効、期之以死、營
陽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
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
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美之及亮、內
贊王猷、臣與道濟、分翰於外、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

以待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
大小動皆咨啓、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
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
未知所媿、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美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
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
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欲馮陵恩
幸、闕望國柄、親從磐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
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廬陵爲罪、又
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
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

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誅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况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此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美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以遵下武心血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之冤慈父非無情於孝子明君豈有怨於貞臣姦邁所移勢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覆其兆之萌宐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况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媿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旣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禍釁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

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回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謂可持久。及太祖誅羨之、傅亮，詔道濟入朝，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西上，始惶懼。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潰散，晦夜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雖州刺史劉粹襲江陵，周超率萬餘人與

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慮，分唯媿謝。而超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詞，以自哀，有曰：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惟烝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臯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但憚耕兮從祿，覩世道兮艱。披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爲易。今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到彥之以周超參府事，劉粹言沙橋之敗，事由周超。

可歎

可歎在此

於是與晦等並伏誅。初，晦與劉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無所顧，晦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世基、晦兄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成侔昔人，身退無定力。旣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妃，聰明有才貌，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以爲長沙王功曹。

王鎮惡

王鎮惡，猛之孫也。以五月五日生，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

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爲鎮惡。年十
二而符氏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
英雄主，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
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騎射非所長，而
意畧縱橫，果決能斷。武帝伐廣固，時鎮惡爲臨澧令，或薦之，
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
門有將也。以爲太尉參軍，高祖謀討劉毅，鎮惡請給百舸爲
前驅，劉毅表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大軍西
討，加鎮惡振武將軍，使率將軍蒯恩百舸前發，戒之曰：若賊
知吾上比軍至，政當岸上作軍，未辨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

籌量燒其船艦浮舸水側以待吾至宣揚詔旨罪止一人餘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晝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鎮惡捨船步上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岸上豎旗立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嚴令後有大軍狀分兵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津戍皆以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望蕃不至見軍人擔戰具又江津船艦被燒鼓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告毅垂得至城未及閉門鎮惡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得朱顯之
蓋問方趣

得王桓助
以又起

俱有趣

城東門南門時城內東從舊將有千餘人西將及吏兵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下晡西人退散鎮惡遣人以詔并高祖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手斬桓謙爲高祖所拔西還江陵迎家率十餘人助鎮惡戰於金城東門北鑿城作一穴桓先入鎮惡繼之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將多父兄弟中表親戚且鬪且語衆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乃開金城南門以爲退路毅慮南門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許人開北門突出政直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寺

自縊死，鎮惡身中五箭，所執稍於手中，被射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封漢壽子。初，高祖征毅，以司馬休之爲刺，史令遣軍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及高祖西討，休之鎮惡恐朱襄爲患，於夜擊斬襄，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旣殺襄，因抄掠諸蠻，不時反。高祖怒，不見之。鎮惡笑曰：「但令得一見吾無憂矣。」高祖尋喚鎮惡，鎮惡強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果釋，除游擊將軍。高祖北伐，以鎮惡行龍驤將軍，領前鋒，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至洛陽，魏陳留公姚洸降，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爲澠池令。方軌長驅，徑至潼關，僞大將軍

姚紹率大衆拒嶮，鎮惡懸軍遠入，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期，若尅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鎮惡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馳告高祖求糧援。時高祖入河，魏屯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義租，會紹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將軍姚疆屯兵涇上，鎮惡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咸驚以爲神。鎮惡旣至，

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卿諸人去家萬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無復生計。唯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眾莫不騰踊，泓眾奔潰，遂陷長安。泓降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高祖留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雖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

此宋武所以失關中

虜連勃寇北地，義真遣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屯剌回堡，遣使報鎮惡。鎮惡對其使謂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述其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武帝將歸，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故也。至是，田子請鎮惡會傅弘之壘。田子屏人語，因斬之。幕下時年四十六。弘之奔告義真，義真披甲以待。俄而田子至，執田子以專戮，斬之。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封龍陽侯。諡曰壯，配食高祖廟庭。弟康攜家至洛陽，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旰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

城時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命司馬道恭率三千人屯城西。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野坂戍主黑弼公攻之。康堅守六旬。宋遣將軍姜某率軍救之。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男。進龍驤將軍，迎康家還都。康在金墉，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

到彥之

到彥之，彭城人。以擔糞自給。後從武帝討孫恩，以功為南郡太守。從文帝西鎮，除南蠻校尉。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篡虐，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彼不貳，便應朝服順。」

用兵大事
北魏勅敵
彥之庸將
乃以為酬
恩之具可
乎

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近之望也。元嘉三年，討謝晦，彥之於彭城洲戰不利，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封建昌縣公。上於彥之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督諸軍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參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杜驥奔走，進至虎牢，尹冲眾潰而死。魏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軍實蕩盡，府藏為空。收彥之下獄，免官，起為護軍卒。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父苗仕苻堅爲二千石堅敗懿年十七同兄叡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懿被重創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懿問曰食未懿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懿衣因渡水懿隨之獲濟與叡相及至滑臺爲翟遼所畱懿奔太山遼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懿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叡字元德兄弟至江南值桓玄篡位懿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懿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懿果敢有智畧武帝使於都下襲玄懿謂叡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

今若圖之一夫力耳事泄叡爲玄所誅懿奔竄義軍尅建懿抱叡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之相對號泣追封叡安復侯以懿爲中兵參軍盧循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賊衆十萬舳艫百里衆議欲遷都懿正色曰今天子當陽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征旣聞凱入勢必奔散今自投草間同之匹夫何以威物義士英豪各擇其主謀若果行請自此辭帝悅及與循戰於左里懿功冠諸將封新塗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征虜將軍冀州刺史爲前鋒諸將咸統於懿懿率將軍朱牧等開鉅野入河進據潼關長安平以懿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

洛陽懿曰、非常之事、本不易行、今暴師經歲、士有歸心、故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納之。元嘉三年、與到彥之北伐、大破虜軍、魏棄河南、司兗平定、三軍咸喜、懿獨有憂色、曰、虜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水冬、合傾國而至、爲憂方大耳。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欲焚舟步走、懿曰、洛陽旣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滑臺猶有強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更詳所宜、乃回軍、泝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還。自是復失河南。九年、爲徐州刺史、懿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進號征北大將軍卒。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八歲喪母、晝夜號泣、父牢之、參桓序軍事、鎮蕪湖、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司馬、恭甚相陵忽、牢之不能平、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使反恭、牢之以問敬宣、敬宣曰、朝廷無桓靈之失德、而恭怙亂阻兵、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遣敬宣襲恭、破之、孫恩爲

亂牢之東討軍次虎驂賊死戰敬宣以騎傍南山趣其後賊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加臨淮太守高祖屢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牢之討桓玄元顯爲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詣門不得相見桓玄至溧洲遣人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除元顯父子然後誅玄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之敬宣諫曰方今國家擾亂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溫之基據荆南之勢一朝縱之威望旣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板爲諮議參軍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

以明日值大霧府門晚開敬宣不至牢之謂敬宣謀泄率曲奔白洲敬宣還京口牢之不知敬宣所在自縊死敬宣門變奔喪畢渡江與司馬休之高雅之奔長安求救於姚興興令往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至彭城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與敬宣攻之不利乃奔慕容德敬宣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滅慕容德推休之爲主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雅之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志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卽馳還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封

武岡男遷江州刺史敬宣固辭曰讐恥既雪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僂俛卽今所忝已爲優渥且盤營無忌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初劉毅爲督宣叅軍時人以雄傑許之敬宣曰毅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不與義始授之郡符已爲過優尋聞復爲江州尤爲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高祖恩欸周洽莫與爲比敬宣嫁女賜錢三十萬襍絲千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表遣敬宣率衆三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諫曰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其所與行軍之

費不足相補也今雨雪方降驅吳越之人投巴蜀之士必在疾病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死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主客不同大勢挫衄此二疑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今泝險萬里軍無資儲若兵不解匱乏可待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耳此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未必千人一心有前無退也爲治者先定內而理外安近而懷遠今毛修之家讐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恩再生亦宜舍性命仰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亡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不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旣入陝敬宣遣將軍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等由墊

江而進，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譙道福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出。敬宣不得進，糧食既盡，軍多疾疫，死者大半，引還。譙縱送毛璩一門喪柩，浮之中流，修之接致歸葬。有司奏免敬宣官。五年，高祖伐鮮卑，除冠軍將軍，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奮擊大破之。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少所交納，獨與敬宣善。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者耶？」劉毅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豈有意乎？」敬宣懼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可無過慮。」

高祖討毅，諸葛長民監太尉事，貽敬宣書曰：「盤龍殺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曰：「阿壽故不負我也。」進右將軍、司馬，道賜晉宗室也。爲敬宣參軍。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陰結辟閻道秀及左右王猛子等謀反，未發，適敬宣召道秀，屏人語事。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之。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討道，賜猛子等斬之。敬宣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投一隻芒屨，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沈田子

田子林子自足以武功顯不應緣沈約以史書見故置之鎮惡齡石之間

沈田子武康人爲高祖參軍從克京口封營道侯盧循逼京師高祖遣田子與將軍孫季高海道襲廣州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與將軍劉蕃殺之循還廣州圍季高田子謂蕃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城凶勢復振遂率軍救之賊圍廣州急田子背水結陳身先士卒季高夾攻破之田子追循於鬱林又破之除振武將軍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據青泥姚泓率軍數萬奄至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不

可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固爭田子曰衆寡相衡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大事去矣及其未整攻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獨率所領鼓譟而進前後奮擊賊衆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乘輿服御長安旣平高祖燕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授咸陽太守大軍旣還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參軍佛佛來寇田子與司馬王鎮惡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時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田子與弘之

既自賊殺
安能破敵
此休文飾
詞耳

折其估賦
以粟麥當
緡絹之類

史籍 卷之一百三
謀誅之并力破佛佛然後南還謝罪田子請鎮惡會弘之營
計事於坐殺之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田子殺之無子以弟
子亮爲後爲州主簿時三吳大水亮以東土災荒民凋穀踊
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積蓄之家聽留
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
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二麥已登黍粟行孰可折其估賦
仍許交市使強壯轉運以貸給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
食餌所資宜禁斷之以息浮費刺史彭城王義康卽施行之
世祖出鎮歷陽行參軍事時制有盜發冢者所近村民與符
伍遭劫不赴救嗣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

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
謹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
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
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罰雖同符伍之限而無
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
步之內與十里之外同罹其責防民之禁宜當其律愚謂相
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啓陳府
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
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疲勞
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旣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

役少以十六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陳之曰：「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旣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旣多，理有不逮，乃涉寒暑，多有死病，頃日所承，頗有逃逸，竊惟此旣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旣苦，易爲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詔俱報可。」遷義成太守，涖官清約，太祖嘉之，賜書二千卷，及車馬服玩。二十七年卒。林子，田子弟也。沈氏奉五斗米道，孫恩之亂，田子祖警及兄弟爲宗人沈預所告，見殺。林子逃伏山澤，高祖討孫恩至會稽，林子乃自歸。

高祖甚奇之，載以別船，盡室移京口，分宅給之。從尅京城時，年十八，沈預慮林子爲害，常披甲持戈。林子與田子還東，報讐五月五日，預大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祖父墓，林子以家門荼苦，無復仕心。高祖敦逼，彌年不起。及高祖爲揚州，辟爲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天下見卿此心耳，不得已。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侯。盧循寇都下，林子領別軍於石頭，循每戰不勝，乃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大軍赴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拒查浦。林子曰：「賊詐言未必實。」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旣

赤將本紀
赤特

去賊來挑戰。赤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今盡銳來攻，而吾衆不盈二旅，獨可拒險自固。賊僞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將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進戰，破之。徐道覆又至，銳卒泚塘數里。林子曰：賊泚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扼其津要，彼雖銳師數里，必不敢過而東也。乃斷塘而鬪，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勢，賊敗走。高祖斬赤將以殉。以林子參軍事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勅還內侍。高祖伐羌，參征西軍事，從汴

人河一路，尅捷，僞并州刺史尹昭據蒲版。林子與檀道濟之王鎮惡攻潼關，僞東平公姚紹救之。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尅。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其攻潼關，潼關旣尅，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圍林子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軍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曰：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致死。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今諸軍退撓，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

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遂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資實。紹還保定城，留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剽鸞而坑其衆。紹遣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破之。讚奔還，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率衆三萬屯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林子破之，斬伯子。姚讚至，林子復破之。高祖至閭鄉，姚泓掃境內之兵，屯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入藍田，泓率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今尅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長安旣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

子追討至槐里，尅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入關，門以爲聲援。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旣久，士有歸心，言聖王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宐申嚴宿衛，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遭母喪，起爲輔國將軍，固辭不許。頃之有疾，林子性至孝，上不欲使哭泣，逼與入省，日夕撫慰。及上不豫，而林子卒，羣公不欲使上知，每召輒答疾病還家。至高祖崩，竟不知也。元嘉中，諡曰懷。少子璞，爲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主簿，長史范暉行州事。太祖謂璞曰：「濬以弱年臨州，神畿之政旣不易理，賞罰得失，特宐詳慎。范暉性疎，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遷宣威將軍，盱

貽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強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路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算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遠近騷懼衆勸璞還京師璞曰賊大衆未必攻小城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衆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賊旣濟淮毛遐祚胡崇之諸軍並爲所沒將軍賊質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諸將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更相蹂踐欲閉門勿受璞曰賊之殘害古

今未有屠剝之慘衆所共見其中不死者復驅還作奴媼寧不憚此耶所謂共舟而濟胡越同心也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完固人情輯和鹽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空應距攻守三旬殄其大半燾乃遁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士兵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與言戰也可整舟艦示若欲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質以璞城主使上露板璞性謙虛竟推功於質焉太祖嘉璞功遣中使褒美又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比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徵還燕賜豐厚元凶弒立令送老弱還都世祖

軍至界首，璞迎見，顏竣與璞素不平，讒璞後至，見殺。弟子伯玉為衛尉丞，世祖以其容狀似圖仲尼像，常呼為孔子。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戎服直門，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或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曰：『孔子奇形容，於是特聽伯玉服玄衣。』」除晉安王子勛行佐，或領選，謂典籤沈光祖曰：「鄧琬一旦為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藩時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乃轉參軍事。子勛即偽位，以為中書侍郎。初，伯玉為衛尉丞，太宗為衛尉，共事甚美。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除永世令卒。璞有子約。

史緯卷一百四

宋書五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沛人也。伯父憲，斌，金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憲斌與溫潛通，真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發棺戮屍。溫將斬之，溫弟冲苦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為廣平太守，及冲卒，綽歐血死。齡石少不治，崖檢鼻頭有大瘤，齡石伺其眠，割之立死。高祖克京口，以為參軍，從至江乘。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

軍後高祖義而許之。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招聚亡命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不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強謂齡石不敢圖已出應召齡石斬之掩殺其家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復召爲參軍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以齡石爲元帥加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兵二萬發自江陵毛修之父秦州刺史瑾爲譙縱所殺故修之與敬宣伐蜀旣無功而返至是復求行高祖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殘且土人旣與毛氏有嫌當以死固守不許高祖策之曰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

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恐賊聞之。乃函書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輝。蜀郡太守譙詵。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前鋒劉鍾。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可拔。祇增疲困。欲且養銳。息兵以伺其隙。若何。鍾曰。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

敢舍涪城。今大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守矣。若緩兵相持，彼知我虛實，必引涪軍并力來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賊水北城險，諸將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攻自下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向南城。卽時散潰，乃舍船步進。臧熹病卒，朱林至廣漢，斬其大將譙撫、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之，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

來赴閬，縱已走，道福衆亦散，逃於獠中。杜遙縛送之，斬於江門。高祖將伐蜀，謀元帥，衆難其人。高祖乃舉齡石，衆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高祖不從，乃分麾下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命受其節度。及蜀平，咸服高祖之知人。齡石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義真敗於青泥，齡石棄城走，與弟超石俱被執，見殺。青泥之戰，西戎司馬傅弘之氣貫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屈，見殺。」

蒯恩

蒯恩蘭陵人高祖征孫恩縣差恩負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給器仗恩膽力過人常先登小心忠謹未常有過甚見愛信遷龍驤將軍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破之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平成都恩經百戰身被重瘡錄功封新寧男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轉輔國將軍入關迎桂陽公義真還至青泥爲佛佛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軍敗爲虜所執死於虜中

胡藩

胡藩南昌人叅郝恢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叅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叅玄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果及禍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控玄馬曰今羽林射手尚有八百餘人皆荆楚義故尚可一戰一旦捨去欲歸可得至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多士余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入水潛行三十

藩既非桓
玄復其
軍事何也

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高祖召爲參軍，從征鮮卑。賊屯臨朐，藩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遣檀韶與藩潛往，既至，卽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散。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日城陷，轉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之荊州，表求還建業，辭莫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從征司馬休之，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卽日於馬頭渡江，江岸壁立數丈，休

毅不拜闕
可殺

之臨岸置陣，高祖呼藩令上，藩有難色。高祖怒，命左右錄來斬之。藩顛曰：藩寧前死耳。以刀穿岸，劣容，脚指遂徑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殊死戰，賊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潰，高祖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渡北岸，爲索虜所獲，藩憤怒，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共笑之。藩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牽其船而返，與朱超石追索虜於平城，大破之。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封陽山男。元嘉十年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庶子六十人。

垣護之

垣護之畧陽人，形狀短陋，而氣幹果彊。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曰：「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入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遊魂自然奔退。今青州豐壤，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後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護之馳書玄謨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牽

玄謨大船，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時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留戍靡溝城而還。加建威將軍屯歷下。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以爲冀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遺寶焚城走，義宣賊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等鎮新亭，玄謨求救甚急。上遣元景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襲姑熟。適值護之至，奮擊大破之。前赴梁山，將戰，護之見賊舟艦衆多，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

水急賊軍奔散梁山平護之追討至尋陽而還封益陽侯世祖以歷下要害欲并青州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歷城北近大河歸順者易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畧也由是遂定徙豫州刺史護之多聚斂下獄免官復起爲太中大夫卒弟詢之驍勇有氣元凶以爲將軍張柬軍副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東亦有意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動色詢之覺之卽與定謀使召超超疑之不至移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就斫之殺其僕於床因與柬南奔東溺淮死世祖以詢之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詢之爲流矢所中死

贈冀州刺史

張興世

張興世竟陵人太宗卽位拜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壻圻相持久不決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彊形便我雖相持有餘而制勝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據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劉劭攻殷琰於壽陽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劭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吾若據上流賊不憂不殄興世之策是安危大機也乃遣

段佛榮援勛、太宗遣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令輕舸泝流而
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防、賊帥劉胡聞
興世欲上、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欲據我
上、興世謂攸之曰、上流惟有錢谿可據、地旣險要、去大衆不
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莫宜
於此、中夜值風、舉帆直前、賊兵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
景江浦、潛遣黃道標、夜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立城柴、劉胡領
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
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
得妄動、賊不轉近、舫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

擊之、胡敗走、投水者甚多、時興世城壘未成、建安王休仁
賊并力來攻、欲分其形、執命沈攸之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洄
屯、苦戰連日、斬獲千數、錢谿城柴、由是得立、赭圻軍士伐木
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興
世遏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遣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
陵、迎接糧運、仲玉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船、豎榜爲城、規
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援接興世擊之、交戰
盡日、仲玉走還、悉虜其資實、劉胡棄軍遁走、袁顛亦奔散、興
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封作唐侯、遷太子右衛、率雍
州刺史、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

中無洲嶼，興世初生，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洲上遂十餘頃。興世往襄陽，父仲子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對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昇平初卒。

宗室

長沙王道憐，高祖中弟也。爲驃騎將軍、荊州刺史。道憐素無才能，語言艱澁，舉動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虛。高祖受命，進太尉，封長沙王。時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

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上曰：寄奴與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薨，謚曰景子。義欣嗣爲南兖州刺史。到彥之率大眾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敗退，青齊搔擾。將佐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動。遷豫州刺史，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凋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網維補緝，隨宜經理，立討誅之制，盜賊逃遁。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疆鎮時，淮西江北長吏悉敘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

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來薦饑相襲百城凋弊綏牧之宜必
俟良吏統內官長多非才授勞人武夫不經政術東南殷實
猶簡賢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柔頓闕願勅選部使任得其
人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參軍殷
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淠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堙塞肅伐
木開道水復通注由是無旱憂薨謚曰成王子韞宣城太守
子勛爲亂賊衆屯據鵠尾攻逼宣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
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之以爲雍州刺史入爲中領軍昇
平二年爲蕭道成所誅韞人才凡鄙以宣城之勲特爲太宗
所寵在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時常披玩嘗以

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陽若不解指韞像問曰此何人
而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聞者笑之弟述亦庸劣嘗有總喪
或慰之并訪其子答曰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義欣弟義
宗新渝縣男子秉泰始初爲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
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太宗委任之後廢帝立爲中
書令與蕭道成袁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及帝廢爲蒼梧
王秉集議出於路逢從弟中領軍韞韞曰今日之事故當歸
兄耶秉曰吾等已讓蕭領軍矣韞搥胸曰兄何故肉中出血
耶今年族矣道成聞而惡之順帝卽位轉尚書令秉知運祚
將移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道成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

見由秉
之上且棄
爲赴難豈
凡鄙所爲

請自佳

城與秉及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秉素懼怯騷擾不自安舖後便自丹陽郡車數百乘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行妻蕭氏強勸令食秉歔羹寫胸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有二秉至石頭袁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死亦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攻道成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道成道成使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赴於顓擔湖見禽二子承僕命死僕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嘶恨風霜早時

中何作計
附道成耶

以爲妖句秉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秉弟遐散騎侍郎與嫡母殷氏養女雲敷私通殷氏每禁之及殷氏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諷秉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寧死不敢奉敕衆以此稱之秉死遐亦被誅秉當權時遐累求方伯秉曰我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常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臨川王道規高祖少弟也侗儻有大志高祖奇之桓弘鎮廣

陵以爲叅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
率衆濟江立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湓口義軍至賊列艦距之
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他船無忌欲攻之衆曰
澹之不在此船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旣不在此舫戰
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船必可獲彼衆以爲失其軍主我徒
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破之必矣道規曰善遂攻舫獲
之因鼓譟曰已斬何澹之縱兵擊之賊衆奔敗克湓口進平
尋陽追及玄於晴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而玄戰士數萬衆
欲退還尋陽道規曰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爲所
乘雖至尋陽豈能自保玄奔敗之虜衆無固心夫決機兩陣

將勇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
不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大破之玄單舸走江陵爲馮異
所斬桓謙桓振復據江陵道規與無忌進破桓謚於馬頭桓
蔚於寵州無忌欲乘勝直取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
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
勝今且頓兵以計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
乃還尋陽繕治舟甲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
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桓蔚走江陵
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毅道規馳襲之謙
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

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封華容公。荊州刺史。道規善爲治。刑政明理。士民畏而愛之。盧循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將軍檀道濟到彥之赴援。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師。桓謙自蜀寇江陵。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荆楚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畏服。莫有去者。雖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與宗之分擊二寇。道規曰。盧循

雖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用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自率諸軍攻謙。將佐諫曰。今遠討桓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守。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疑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敢復來。且宗之固守。何爲不支。遂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追斬之。還至浦口。林亦奔散。復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謀爲內應。叅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

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
爲刺史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
道規意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
今強敵在前唯患人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
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進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疾
不拜八年薨於京師年四十三謚曰烈武高祖受命追封臨
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王次子義慶爲嗣太祖少爲道規所
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乃止元嘉九年以義慶爲荆
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

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特有此授在州八年爲西土
安改授江州刺史薨謚曰康王義慶謙虛簡素至州及去鎮
迎送之物皆不受愛好文義招聚才學之士吳郡陸展東海
何長瑜鮑照等爲佐史所著世說十卷集林二百卷行於世
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云

王誕

王誕瑯琊人字茂世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府以誕爲長史桓
玄殺元顯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長史甚賓禮之誕
說循曰下官遠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思報答但本
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

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然之時，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還。高祖以爲太尉長史，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威權，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之。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疑心，卿詎宜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以爲無虞可。

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九年卒。兄子偃尚帝女吳興公主，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大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

謝景仁

謝景仁，本名裕，陳郡人。參會稽王世子元顯軍事，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爲桓修參軍，嘗

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奇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留之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稱景仁不忝太傅安孫。高祖爲鎮軍，以爲司馬。高祖以內難旣寧，思弘外畧，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心，匡復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物望未歸，宜推亾固，存廣樹威，畧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陲，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以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景仁專總府任，轉左僕射。景仁性

嚴整，居宇靜麗，每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義熙十二年，景仁卒。高祖親臨哭之，甚慟。弟純，劉毅鎮江陵，以爲長史。王鎮惡率軍襲毅，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廨。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修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爲人所殺。純弟述，隨純在江陵，奉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氏舫過，庾氏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船冒險，寧可存亾俱盡耶？」述號泣曰：「若兄喪有失，述亦無心獨存。」

因冒浪而進見喪舫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精誠所致高祖臨豫州以述為主簿景仁素憎述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景仁以為愧元嘉二年為彭城王義康長史轉左衛將軍領軍將軍劉湛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從之述語子綜曰若此疏宣布是侵奪主恩也使焚之十二年卒及劉湛誅義康出鎮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亾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綜與舅范曄謀反伏誅述何不訓其子固知子之賢不肯非人所能為也

張裕

張裕字茂度吳人也名同武帝諱故以字稱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大夫年六十四而亾其子孫蕃昌云裕五子演太子中舍人鏡新安太守永辯岱俱知名詩謂之張氏五龍鏡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論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永涉獵書史能文章善隸書騎射兼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為尚書郎文帝每得

孝文用將
如此可笑

永表啓輒把翫咨嗟自謂供御者不及也造華林園玄武湖
並使永監統永既有才能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
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申坦等經畧河南進攻碯礮累旬不
能拔魏軍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殺傷甚衆永即
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死敗塗地撫
軍將軍蕭思話繫永及坦於歷城獄文帝以諸將屢征無功
不可專責永等詔思話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
吾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元凶
弒立起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叅軍劉宣則馳赴
國難遷廷尉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以問永永言

可笑

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元徽二年為
征北將軍桂陽王休範作亂永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
南掖門永遣人覘賊妄言臺城陷衆潰永奔還慚愧發病卒

褚秀之

褚秀之陽翟人其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
高祖受命為太常卒弟淡之為侍中淡之兄弟盡忠事高祖
恭帝每生男高祖輒令方便殺之或誘賂內人或自加毒害
前後非一高祖既使王韶之酖安帝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
帝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
將行弒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

此等人此
等事錄之
以為戒亦
悔概之意
也

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氏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明年卒。」秀淡得善終不可解

庾登之

庾登之，鄆陵人，為新安太守。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從。晦敗，登之以無任免死。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亦未可知。」登之曰：「我幾與三豎同戮，承

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為嘲。」後豫章太守卒，子仲遠為明帝府佐，廢帝猜忌，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之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擢豫章太守，卒弟炳之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議。中書侍郎裴松之曰：『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名器既正，禮亦從之。』遷始興王濬後軍司馬，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彭城王義康，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街命去來，湛不疑也。湛誅炳之，遷吏部尚書，內外歸附勢。

史部與令
史歌彈其
來久矣

傾朝野炳之素無學術不為衆望所推性好縈士太未造之
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領選頗通貨賄不緝衆論舊
制令史諮事不得停宿炳之請急還家令史錢泰周伯齊出
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為有司
所奏上將恕之尚書僕射何尚之曰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
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事如丘
山臣所聞既非一旦若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
日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廡見待不輕廢錮累年若言
炳之盡誠於國不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所景仁不失其舊
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豈可輕蔑胡士兩邊相推亦

復何限縱有微誠何足掩惡炳之亂俗傷風罪釁藉藉交
朋黨構扇是非其惡過於范晔所少作賊一事耳伏願淡加
三思炳之自理不諳臺制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
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駱宰宰云不可令
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不聽非為不解直是苟相
留耳虧損朝典不得謂之小事謝晦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珣桓胤小有失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耶左丞孔萬
祀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
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可罪也太祖使尚之更陳其
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云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

此人貪甚
然局面亦

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雍得其力助夏中送耳蔗運送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太祖欲出之爲丹陽尹尚之曰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事若在可否之間臣亦不敢苟陳今枉直灼然而明主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還亦不難而可少明國典龕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有大罪誰復敢以聞歷觀古今未有過惡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者也設令臣等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云何處之臣

見劉伯寵大病炳之所行云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苟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否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索之劉道錫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百萬數猶謂不足令史章龍向臣說言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鄴酒利其百十自立臺閣所未有也恐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卒於家子弘遠仕齊爲江州長史與刺史陳顯達舉兵及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子曜年十四抱持其父

乞代命遂併殺之

謝方明

謝方明陳郡人伯父邈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諸郡響應吳興民胡桀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馮嗣之及馮翊仇玄達投邈禮待甚簡二人恨之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更聚合方明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門生義故得百餘人討擒嗣之等手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出鄱陽附載還都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操無改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主簿方明性嚴恪雖處閤室未嘗有

情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其不至者唯謝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及混僧施誅後方明廓往造之穆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轉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時重罪二十餘人綱紀以下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言就死無恨至期有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討之方明令五官不須入囚自當返囚逡巡墟里不自歸鄉村責讓之領囚送郡遠

近歎服焉。高祖受命，遷侍中，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強弱相凌，奸吏蜂起，文攝相續，動輒連坐，罪及比伍。方明、淡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存綱領。除此伍之坐，判久繫之獄，貴族豪吏莫敢犯禁。東土至今稱之。性愛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等卒官。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淡相知賞，云每作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為工。見惠連新文，每日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尚書僕射，殷

佳事

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詩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法曹參軍，年三十七卒。

孔靖

孔靖，字季恭，山陰人，名同廟諱，故稱字。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為山陰去京師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篡逆事彰。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高祖乃止。虞嘯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內史，使賫封板拜授。季恭外出，適與使值，便回舟夜還。至即

止願作曾
侍內史

扣扉入郡、嘯父本桓立所授、聞立敗、震懼請罪、季恭慰勉之、使且安住、明旦乃移焉、季恭務存治實、勅止浮華、剪罰遊惰、境內肅清、遷尚書左僕射、固讓、復除尚書右僕射、不拜、宋臺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不受、乃拜侍中、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卒、年七十六、子靈符、大明初、爲丹陽尹、山陰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並成良業、爲前廢帝所殺、子淵之、大明中、爲尚書北部郎、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氏罵母黃氏、令死、黃氏忿恨、自經死、值赦、律傷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

刑補治、時以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若同殺、科則疑重、罵科則疑輕、制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氏所恨、情不在、婦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淵之亦爲廢帝所殺、

羊玄保

羊玄保、太山人、爲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朗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長史、遷黃門侍郎、善奕棋、太祖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太守劉式之、立吏民亾叛制、一人不禽、

如此便不
愧作郡無
妨以賄勝
得之也

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陳之曰臣伏尋
、制於事為苦易、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警民如亂
、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以為
、單身逃役便為盡戶今一人逃亾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為
、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擒獲叛亾類非謹愿名器虛
、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
、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耶不宜獨行
、一郡由此得停歷丹陽尹會稽吳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廉素
、寡欲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

家儉薄太祖常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命運每有好官
、我未嘗不憶羊玄保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
、祠薦者口不敢嘗卒年九十四子戎有才辯帝常遣中使至
、玄保曰上召我何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
、得劇棋然少行檢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亾我家官通
、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
、曰臣無日磻之明以此上負陛下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賜
、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兄子
、希大明初為尚書左丞右衛劉瑀與司馬何季穆不平季穆
、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瑀出為益州奪士

人之妻爲妾宏使希彈之瑀坐免官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廣州刺史希以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率所領攻州希踰城走思道追殺之希子崇尚書主客郎聞廣州亂卽日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墓畢不勝哀卒

臧燾

臧燾，晉人，武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太元中，謝安始立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

舉燾爲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並不配食，義同春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

此段應入
晉書

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從之頃之
去官與弟熹棄人事躬耕養親十餘載義旗建為太學博士
高祖鎮京口與熹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
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
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
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今經師不遠而
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補尚
書祠部郎襲封高陵侯時太廟鴟尾災熹謂著作郎徐廣曰
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焚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
在祧毀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者在

祀與戎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
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
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遠廟為
祧有二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
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等去
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
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
疎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
子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
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祭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者也。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之旨所謂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體之主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皆或

禮王者禘
出以其所
配之則
及太祖
先矣暫
以尊其
愈見明
之遠諸
止及大
禮也

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或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事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不斷故報本之情雖篤而隆殺之義難移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輒用豈無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宜廢若更饗祀亦神之所不享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時多從燾議竟未施行高祖受命拜太常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子邃嗣邃子凝之年少時與傅僧祐俱引見太

祖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上因與論之，僧祐引疑之衣令止。疑之大言曰：明主難遇，便應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銓序有理，上甚賞焉。除尚書右丞，為元凶所殺。

謝瞻

謝瞻，字宣遠，晦之兄也。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氏撫養有恩。瞻事之同於所生。劉氏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忍違遠，自秘書郎解職，隨從。除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此。後因論人從容謂晦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屢言於武帝曰：臣家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今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乞降黜以保衰門。帝不聽。又欲以瞻為吳興郡，瞻自陳請，乃除豫章太守。晦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醫藥。晦聞疾，奔視。瞻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告晦反者，卒年三十五。靈運父瑒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謂瞻曰：非汝不能裁折之。乃與晦、弘、微等出遊，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曰：秘書早

母交名

亾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從叔澹任達
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武帝將
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
攝嘗侍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曰澹方外上
不宜以規矩繩之然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
羣臣須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遷光祿大
夫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意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
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汝比之已爲後
矣晦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卒

孔琳之

孔琳之山陰人桓玄以爲西閤祭酒時議欲廢錢用穀
之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
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
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
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棄
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昔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濕
穀以要利薄絹以充資制以嚴刑弗能禁也司馬芝以爲用
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亾其財
夫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升斗靡儲
貧者仰富以相資通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

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大弊也。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習用既久革之必惑。魏明帝時廢錢用穀，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達治之士皆以宜復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幾乎家給人足，錢又何妨於民哉？今宜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遊蕩知返，務末自休，將昇平可致，豈在於廢錢耶？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肉刑所以不可復也。漢文發

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無由革古剗制，然名輕傷民，故孝景嗣位，從而輕之。輕則民慢，又不禁之中，斯爲盡美。所以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也。兵荒以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悵，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皆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法亦警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以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歸舊。玄好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用。宋臺建除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執法，無所屈撓。劾尚書令徐美之時，美之

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璉之爲治中美之使璉之請停其事琳之不許璉之固陳琳之曰我觸忤宰相罪止一身耳汝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僚震肅高祖甚嘉之親自臨幸遷祠部尚書卒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穀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朴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僞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持籌事逸斯末業流而寢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

天下蕩蕩皆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國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官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千疋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可使末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浚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美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也

